

辛亥革命资料选编

第二卷

刘萍 李学通 / 主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辛亥革命资料选编

第二卷

刘 萍 李学通 / 主编

武昌起义

刘 萍 张会芳 / 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目 录

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	吴兆麟 / 1
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	卞孝萱 整理 / 26
樗公随笔	谢石钦 / 61
李国镛自述	/ 76
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	刘 淙 译 傅钟涛 校 / 88
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	
..... [英] 计约翰 著 余绳龄 杜志圭 杨 红 译	
	李雪云 校 / 182
辛亥革命先著记 (之二)	杨玉如 / 254
鄂州血史 (之二)	蔡寄鸥 / 415

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 首义始末记

吴兆麟

编者按：这份资料是吴兆麟的手稿，今发表其中两部分：一、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；二、首先发难同人姓名。原件由吴兆麟家属保存。

吴兆麟，字畏三，湖北鄂城人。武昌首义时任起义军总指挥，其手稿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其子吴景明撰有《吴兆麟行述》（原名《先父行述》），为1947年铅印本，选为本文附录，以供参考。

一 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

湖北自张之洞督鄂，创练新军，最早在全国先首成立工程队、马队及前后营。继改为常备军。将工程队扩充为六大队，后改为陆军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。当时惟工程营程度最高，操法技术亦最优。所有步马炮各营之军官，由工程营遴选充当者甚多。厥后，各省大员来鄂参观，要求挑选军官赴各省开风气者而亦众，以故称湖北新军为飞虎军，威震全国，固一时之雄也。戊戌政变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一般士子或考学校，或投笔从戎。风

气既开，中外交通新知识贯输人民脑筋内，于是忧国之士咸发愤图强，挽救中国。庚子之役，义和团以顺清灭洋主义，清廷竟以国家为儿戏，藉义和团之妖术，轻与各国宣战，擅杀大臣，乞和赔款，大丧国家元气。其时一般忧国之士群谓：满清总揽国政，毫无常识，满汉界限太深，以汉人为家奴，而且卖官鬻爵，内政不修，欲求富强，诚难矣哉！惟鄂省于庚子年唐才常等由日回鄂，秘谋起事，事败，一般军学界同人俱钦佩唐之学问，甚为慨叹。旋陈天华所著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等书秘运到鄂，梁启超之饮冰室及《新民丛报》，孙文、章太炎、汪精卫等之《民报》，渐次输入国内，军学界同人阅之极为心服，民智大开。盖谓中国之所以不能图强，实由于满汉界限所致。种族之思油然而兴，排满之风日盛一日。于是军学界同人秘谋组合，利用武昌高家巷圣公会设立日知会，藉以集合同志，宣传种族思想，而谋改造国家，以达富强之基。兹将当时日知会之组织，各界发起人之姓名，抄录于后：

一、军 界：分步、马、炮、工、宪兵

步 队：辜天保、季雨霖、安永年、蔡济民、李亚东、
方柏年

马 队：刘家运、范腾霄

炮 队：卢应龙、陈子龙、熊新亚、陈国贞、杨洪胜

工程营：吴兆麟、罗子清、朱元成、胡 瑛、张难先、
冯大树

宪兵营：彭楚藩

一、学 界：分两湖、文普通、文华、科学补习所、南路高等小学

两湖书院：黄兴、曹亚伯

文普通：宋教仁

文 华：余日章、张纯一、董 杰

科学补习所：刘复基、石〔时〕功玖、冯特民、
吴贡三、潘善伯

南路高等小学：范尚立

一、报 界：

徐祝平、张汉杰、陆【费】伯鸿、何海鸣

一、教 会：

胡兰亭、黄吉亭、殷子衡

以上为组织日知会之发起人。公推刘家运为会长，其余为干事，各担任运动入会责任。后来陆续入会者达三千余人。但军界中由吴兆麟、卢应龙等每月各担任会费洋贰元，并乐捐洋共计四百元，专印刷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各书，秘散各营目兵及各学校学生阅看。复规定革命宗旨及章程并革命战略。每星期日开会一次。先由教会胡兰亭等请文华主教及各外国人讲演科学，然后则由同志中演说满清种种罪恶，及革命进行事宜。演说毕，大家痛哭流涕。是时，革命排满之风甚行，全省势力颇为雄厚。后来开会时，由卢应龙、吴兆麟等邀请第八镇镇参谋蓝天蔚到会。大家以为，陆军镇参谋以下各部队中下级军官多半加入日知会，湖北军队又为全国之冠，兼之武汉军资极为充足，一旦起事，将武汉占领，然后北进以扼黄河桥，电知各省响应，推倒满清，想汉人居多，必表同情，成功不难也。

旋黄兴、宋教仁、曹亚伯等赴日组织同盟会，公推孙中山为会长。秘与武昌日知会函商进行，并将在日本讨论革命战略寄武昌日知会开会讨论。当时孙中山之革命战略，是由各省同志分途在各省运动，首先联络军学界，一俟时机成熟，则命令同时起义。黄兴则主张：先以广东为根据地，然后经广西、湖南、四川，出河南、峡〔陕〕西，以北京为作战目标。宋教仁则主张：先以文字宣传在北京运动，效葡萄牙革命，在中央起义，成功迅速。以上三人革命战略之主张到武昌日知会时，刘家运遂召集军

界同志研究。是时，吴兆麟谓：湖北军界表同情于革命者占十之六七，军队训练程度较优，而且武汉供给军队需用之军资亦甚多，但军队最要紧者弹药、粮秣、被服耳。汉阳有兵工厂，弹药不可胜用也；汉口之大商埠，粮秣不可胜用也；武昌有各大工厂，被服不可胜用也。且按兵要地理之关系，以中国形势，占领扬子江则可左右南北。况湖北居扬子江中心，即孙子所谓“衢地”是也。第衢地则交【合】，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，要以湖北为根据地，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，待时机一至，则由湖北首义；然后向北进展，以北京为作战目标。但孙、黄、宋三人之主张皆有胜算，宜分途进行，总以合力推倒满清，达到革命目的为主。其时日知会同志都表赞同，即秘函日本同盟会合力进行。

清光绪三十三年，湖南浏阳起事，日知会刘家运等秘谋响应。日知会同人公推刘家运为运筹长，卢应龙为接应长。其一切布置为时仓卒，不甚完满，加以兵士等尚未联络完善。其中有汉奸郭尧阶秘报巡警道冯启钧，于是冯转秘报张之洞，将保安门内之机关破获，并围武昌圣公会，将刘家运、朱元成、胡瑛、殷子衡、吴贡三、张难先等拿获下狱。卢应龙在逃。其余张之洞下令一概从宽免究。

然表面日知会失败，内容精神仍在军学界同志秘谋进行不已。后来吴樾谋炸五大臣，陈天华在日投海，徐锡麟杀旗人抚台恩铭，熊成基在安徽发难，均于革命进行有极大之功。盖清季一般人民心理最醉心高官，徐锡麟以现任巡警道为革命牺牲，其重于爱国思想实为人所不及。陈天华乃一大文豪，吴樾系一学者，如无爱国思想，即凭两公之学识在清廷做官，清廷最器重留学生，其邀优待可知也。宁牺牲性命以唤醒同胞，诚令人钦仰。至于熊成基以一军官而首先发难，其一种爱国热忱，勇往直前，置生死于度外，此非常人所能及者。以上徐、陈、吴、熊四公乃革

命烈士，只知有国不知有己，所谓富贵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真大丈夫也。后来满清之所以倒，武昌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者，皆徐、陈、吴、熊以及唐才常、刘家运等诸国士之力也。吁，亦奇矣！清宣统二年，湖北之陆军特别学堂学生毕业回营见习，共计有学生约一千余人。入学之时，皆由各营目兵挑考，卒业后仍回营充当目兵。虽有将校额出，亦不能尽量容纳。该学生等以为，国家用去许多金钱培养人才，卒业后仍无用途，犹充当目兵，所学非所用，遂怨恨政府办理不良，群表同情于革命。其时革命之风，复勃然以兴。于是革命党人利用机会联络各营目兵。先是，孙中山嘱刘公、刘英二人出资办理机关，命刘公为湖北都督，刘英为副都督。该二人回鄂与孙武、邓玉麟、潘美伯、蔡济民、李作栋、杨裕〔玉〕如、丁笏堂、吴醒汉、徐达民等组织“共进会”，蒋翊武、刘复基、王文锦、陈磊、杨王鹏等组织“文学社”，牟鸿勋、周鹏程、陈耀之、吴兆鲤、苏成章等组织“学生会”，分途进行联络各营目兵及各学堂学生。但军队中各营组织完密，运动之法亦颇便捷，凡加入革命党者均以暗号表示，党外之人绝未明了。兹将工程第八营当时运动革命秘密组织及各代表姓名抄录于左。

原来工程营编制系分前左右后四队，革命之组织亦分为四支队。每支队推举正、副代表各二人，营代表正、副各二人。工程第八营正代表熊秉坤（系后队正目）、方兴，副代表张维（学兵）、徐兆斌（陆军特别学堂口兵）。前队（为第一支队）正代表杨兆全（正目）、郑廷军（正兵），副代表杨德发（正兵）、李志祥（正目）。左队（为第二支队）正代表任正亮（正兵）、马荣（正兵），副代表罗炳顺（正目）、袁凤山（正兵）。右队（为第三支队）正代表金树林、杨金龙（正目），副代表金再胜、吕中秋（副兵）。后队（为第四支队）正代表程正瀛、金兆龙（副目），副代表林振国、程连魁（正兵）。以上各代表推定后，

各担任秘密运动。惟目兵等每日起居俱在一棚，宣传革命极为方便。各代表用日记簿一本，凡入革命党者即为同志，记于簿内。系用写账法，即云：某兵士借钱若干文。即簿记遗失或被长官检查，亦无关系。所以当时虽有汉奸欲报告长官，亦无凭证可言，亦无机关可破，真莫明其妙也。又说话之间恐泄漏机密，又恐不在党者窥探行动，于是规定暗号以辨别党内党外之人。兹将暗号说明于后：

一、彼此见面则将右手握拳，谓之紧守秘密。能知握拳者即为同志，否则非同志也，可防之。

二、彼此见面用左手扞胸，谓之抱定宗旨。

三、彼此见面后用手将领口提齐，谓之恢复中原。

以上三暗号用意极雅，简单明了。凡未入党者绝不知其若何用意。惟革命同志一见即知，则可畅谈秘密进行事宜。

但工程第八营自辛亥年三月起，四月间推举正副代表担任革命运动，至八月间，全营兵士加入革命党者有十之七八。当时一营目兵不过五百人，在革命中者约三百人。但是强健分子只有二十余人。

辛亥年瑞澂督鄂。事有凑巧，瑞澂是一旗人，既无学识，又无手段，重用旗人铁忠为军事参议。惟铁忠系一卤莽灭裂之人，与瑞澂狼狈为奸，专用压力。又重用陈得龙，亦是颟顸骄傲之人。始命陈得龙为巡防统领，继而要撤统制张彪、统领黎元洪之差。准备命铁忠任陆军第八镇统制，令陈得龙任陆军混成第二十一协统领。此种更调空气传播于军队内，大家都谓瑞澂任用私人压迫汉族同胞，更愤愤不平。同年四川闹铁路风潮，清廷令陈〔岑〕春宣〔煊〕、端方到四川镇压。端方带鄂军一协，即邓承拔所带之步十六协。该协之三十一标统曾广大带兵多年，该标内革命党人甚多，后来在川响应湖北，端方遇难。又军队内有中级军官缺出，第八镇统制张彪及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呈报遴

选品学均优、成绩较著者保送接充，或挑数人到督练公所考取充当。瑞澂概不照准，即以私人接充。但是以瑞澂私人接充亦不要紧，只要接充之人能胜其任，军队内仍心悦诚服，相安无事。孰知所委之人俱是门外汉，毫无军事知识，反狐假虎威，欺凌同僚。由是军队内有能力者不独无进取，反受无知识者之欺凌，遂敢怒而不敢言。一般军官咸成〔存〕一五日京兆之心，对瑞澂、铁忠恨之刺骨，明知革命党在军队内煽动兵士，故作不知，对于军纪、风纪、教练等事，都成〔存〕一敷衍了事之心。但军心既已涣散，而替革命党人做了一绝大机会。于是造成空气，谓某军官等均已加入革命。唯兵士等究竟知识有限，一闻某某军官都已加入，我们当兵士者有何要紧，遂表示加入革命。可是兵士中不加入则已，既加入之，一切都要听革命代表之话，受革命代表之命。倘有阳奉阴违，泄漏秘密者，一经查出，公共处以死刑。当时革命党人潜势力日益膨胀。湖北新军表面虽由满清政府发号司〔施〕令，而内容不啻革命党之军队，直待发难，则全体光复。唯瑞澂、铁忠等犹张牙舞爪，不知其情，亦不知顺应潮流，收拾人心。此满清之所以亡，即瑞澂等无知无识所造成之机会也。瑞澂等之对于满清，罪莫大焉。

辛亥八月以前，黄花岗之役黄兴等失败后，上海《民立报》编纂《血花泪史》，谓革命同志精华损失殆尽。湖北同人闻之殊深悼惜，更为愤懑〔懣〕。但《民立报》逐日鼓吹促成湖北革命，其影响极大。是年文字之收功，《民立报》之力也。

同年八月初二，炮队第八标第三营管带杨启凤谓兵士不守纪律，惩办兵士。该营兵士不服，竟乘机扰乱。其中革命同志一拥而到军械库，夺取炮弹，准备发难。盖因炮弹无引信不能施放，旋即逃散。此风一播，满城风雨。各营长官方知军队内受革命煽动者不少，咸有戒心，遂将各军内部实情报告统制张彪。是时张统制因总督瑞澂是一旗人，如察觉军队内有革命党，张统制必受

严厉处分，遂设法秘谕各营长官善为维持，不可张扬，亦不要报告营内有革命党，免受瑞澂责备。各营长官即知统制隐衷，都设法暗中维持，明知有革命嫌疑亦不敢报告。大家只隐瞒瑞澂、铁忠二人。对于革命既不敢彰明较著开导，又不便呈报办理，又各怀五日京兆之心。于是都抱一敷衍主义，装聋作聩，听其自然。孰之〔知〕部下兵士因在上者都因循不管，遂明目彰〔张〕胆，愈演愈烈，发出十六字誓言，逢人宣传。兹将十六字誓言抄录如下：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；推翻专制，建立民国。”

自八月初二以后，革命风潮极大，汉上报纸宣言革命党联络营兵共图起事。惟军队内张统制恐受责备，设法隐瞒，对于瑞澂力言军队内无革命党，报纸宣言全是空语。瑞澂本是一胆小昏庸之人，既闻张统制之言谓军队内无革命党，反发其大怒，当与张统制言：尔在湖北练兵二十余年，现在是一统兵大员，食我朝的禄，应该报我朝的恩。我再责成尔，倘尔军队内查出有革命党，当唯尔是问。但瑞澂之意，只欲乘此机会，拿张彪维持不善之过错，好更换私人，万料不到革命起事能成其功。各怀意见，上下隔阂。每闻军队暗潮，不敢明白开导，总欲阴消以敷衍其事。殊不知军队之事，愈欲阴消而愈坏。军队中之维系全在纪律严明，国家愈文明，军队愈专制，断不能有丝毫敷衍，亦不可有丝毫隔阂。倘上下隔阂，因循敷衍，而兵士之知识有限，反因宽而生玩，久之感染弊习，胶固难除。孙子云：爱而不能令，令而不能使，譬如骄子不可用也。张彪此时对于湖北之军队，因瑞澂之隔阂，而对于军队部下之隐瞒形同骄子，碍难整顿，亦只有听其自然变化耳。革命之所以成功，满清之所以速亡，其最大近因瑞澂、铁忠等为厉之阶也。

同年八月间，外面谣言谓革命党准于八月十五日夜起事。张彪传知各营务须好为维持。迨八月十五夜间，并无丝毫不良消息，各营兵士都欢欣鼓舞过节，毫无可疑形迹。至翌日，大家军

官金谓外面均是谣言，断无革命之实。是十五已过，军队中维持精神较前松懈。

同月十八日，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长清里秘藏炸弹，突然有一炸弹爆烈，将孙武满脸烧伤，当时抬至医院诊治。旋被俄巡捕查觉，到长清里检查有炸弹及革命宣传品等件，即报告俄领事。复由俄领事通告江海关监督齐耀珊。是时耀珊亲到俄领事馆晤领事，并查看革命宣传品等件，即据情呈报总督瑞澂。瑞澂得报，大为惊恐，当召集文武大员及军警长官会议。瑞澂云：果然有革命党，真是不得了。幸我朝洪福，革命党自己被炸弹烘〔轰〕坏，泄漏情形。但是革命党一个人尚未捉获，危险万分，望大家迅急捉拿革命党，无令漏网，是为紧要等语。当时铁忠、陈得龙呈报瑞澂即云：请大帅望〔万〕安，决不要紧。跳梁小丑焉能为害，沐恩等下去，即派人严密搜索，定将革命党拿来请大帅严办。陈得龙又云：革命党是无知识的人，万不能成大气候。譬如从前徐锡麟、熊成基等，哪能成大事呢？瑞澂云：徐锡麟小子甚为可怕，恩抚台不是他刺坏了的吗？不管他，我们还是要严防，一面设法捉拿，总以捉拿干净，勿令漏网为妙。并囑统制张彪、统领黎元洪等协同防范，严密查拿。大家面奉瑞澂之命，即唯唯而退，遵照办理。

同日孙武被炸，机关已泄，不得已遂与同志等商议，与其令瑞澂派人捉拿受死，不如先发制人举动起来。于是约定本夜十二点钟以炮为号，各营同志同时发难，以救祖国。各同志即分途秘赴各营，传知以十二点钟炮声为号。各营同志闻信之后，都沾酒发誓：勿论如何，炮声一响，都要齐心努力，奋勇杀贼。倘有畏惧不前，暗通消息，或有官长阻拦，我们即认为汉奸，杀勿赦。大家同志一致赞同。

是晚八时，革命同志中有一正目即潜到第八镇司令部，要面见统制张彪，谓有最紧要事报告。张彪一见，该正目即跪下叩三

个头，先乞统制恕罪，然后报告云：早已伪入革命党，在其内探听消息。目下革命党是若何组织，各营目兵俱有加入者，但系少数。今日孙武在汉口长清里储存炸弹，已经爆烈，孙武炸伤，革命党人乘机传知各营起事，以今晚十二时炮声为号。又武昌小朝街有一机关，十五协营房外面有一机关，黄土坡有一机关，此时如将以上三机关破获，令各营严为防范，则可免患云云。张彪闻此消息，一面召集李襄邻、齐宝堂及各亲信人员，分途往各协标营送信，务要各长官好为维持，倘有疏忽，即以军法从事。一面派弁目邓矮子等协同来报告革命党情形之正目，带马弁数人、卫兵一排，携带手枪利器，先到小朝街张廷辅家，前后堵塞，然后从大门而入。革命党彭楚藩、刘尧澂、毛〔牟〕鸿勋等计十余人，见邓矮子带人来，知事已泄。彭楚藩当抛炸弹两枚，邓矮子即开手枪进前，将彭楚藩捉获。其余各马弁协同卫兵，即将所有人员一齐拿获，用绳将手捆绑，先押至第八镇司令部。旋到中和门街十五协营房侧边，将杨洪胜所开之杂货店查抄，内有炸弹数十枚。当将杨洪胜拿交第八镇司令部。当时张彪将破案情形及拿获革命党人一并报告瑞澂。瑞澂即召集铁忠、陈得龙并藩、臬以下官员开一会议。然后派执法官审讯所拿革命党。先审问彭楚藩。彭系一宪兵正目，鄂城人，先投入工程第八营左队吴兆麟名下充当兵士，旋拔充宪兵正目。该宪兵管带果清阿系一旗人，平时颇器重彭楚藩，意欲成全彭之生命，遂秘与铁忠及执法官等说情。谁知一问彭楚藩，彭即大骂满清，谓满奴无道，入主中华二百余年，现当外患紧迫之际，不诚意修明内政，召开国会，改为立宪国家以救中国危亡，反儿戏国政，压迫我黄帝子孙、文明汉胄；并谓宁以国家亡于异族，不愿失于家奴。自入主我国二百余年，食毛践土，犹不感激我汉族，反客为主，时以奴隶待我，实属混账已极。我汉族同胞现有四万万之众，誓不与满奴两立。今日满奴同汉奸来拿我杀我，明日我之同胞就要为我报仇，来杀满

奴汉奸。人在世上总不免一死，我是为救国及争人格起见，早已准备流血，要杀便杀，不成问题云云。当时执法官问：你不要胡说，我看你是一很好青年，你为什么一时糊涂，饮革命狂泉，受人之害，而送你之命，灭你之族呢？彭云：你是汉奸，你晓得什么？你只知每日赚几两银子，升官发财，替满人做奴隶罢了。中国之亡，我汉族同胞永沉海底，在世上做亡国奴，你亦不管，醉生梦死、毫无价值的东西，反来说我饮革命狂泉；殊不知我之志在救四万万同胞，欲达到救【国】之目的，必须革命。满奴是一个睡不醒的东西，亦不愿求国家进步的，割地赔款都是汉人的，不与他相干，他亦不惜的；即以汉人之钱豢养汉人替他做奴隶，他来做大皇帝享福便了。执法官云：你既承认革命谋反叛逆，国法所在，应无后悔。彭云：大丈夫作事磊落光明，为同胞流血何后悔之有。旋刘复基云：楚藩，这一般汉奸满奴，与他们有何道理可说，都是不胁〔屑〕教诲的东西。我们今日只有死而已。我现在两手被汉奸捆得要断了，实在难受，只求速死，以解痛苦。遂大骂瑞澂、铁忠及一般汉奸，谓：尔等只知升官发财，将我辈之血染尔等之大红顶子。尔等晓得现在外人要瓜分我国么？我中华文明大国，黄帝后裔，要为外人的奴隶牛马，尔等知道吗？我们革命的宗旨系救四万万同胞，期免为奴隶牛马，尔等明白吗？满奴不足论，可恨尔等一般汉奸，甘为满人奴隶，为虎作伥，反来捉拿我等，真是毫无心肝的东西。须知我们同胞有四万万之众，谅尔等也杀不完，日后自有成功之一日，到那时，我们同志要食尔等之肉，寝尔等之皮矣。说罢即云：要杀快杀，不必再问。执法官又问杨洪胜谓：你好大胆子，你开一个杂货店，内藏炸弹，你那店内当然是一个机关拉〔啦〕。杨云：我们是要革命的，我那炸弹是准备动起手来先要炸满奴汉奸的。现在机关既破，有何话说，只有死耳。可是我辈之死系为四万万同胞，欲救同胞于冤沉海底之中，是为义而死；尔等不认祖先，甘

愿做满人奴隶，来杀同胞，以同胞之热血染尔等之红顶子，是尔等之良心已死，不足道也。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说云云。

是晚问案时已夜至三时，大家拟先将彭、刘、杨三人口供呈报瑞澂，听候核办，其余拟于次日晚间再问。当押于江夏县监狱内。瑞澂一阅彭、刘、杨口供，不觉怒气冲天，谓：岂有此理，胆敢辱骂本部堂及我朝廷。当命执法官：迅速将彭、刘、杨三个混账东西绑赴本部堂外梟首示众，其余明日再按名拷问。并将尚未拿到之革命党一律严缉，勿令漏网。速传军警长官先将城门紧闭，将革命党都拿到时，明晚十二时一齐梟首，以除祸根，是为至要等语。大家奉瑞澂命令后，即将彭、刘、杨绑至总督署前东首正法。现在所立彭、刘、杨三烈士就义处石碑，即此地也。其余则准备次日严缉讯办。

先是十八日午后七时以前，汉口虽破有〔获〕机关，武昌各协标营概不知情。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全营官兵所仰望，平时官兵都甚钦服。是晚吴兆麟挂号回家，其兄吴兆祺曾充第八镇参谋，亦于是晚挂号回家，相谈近日情形及外面种种谣传。吴兆麟之母亲极为慈善，闻外面谣言心中非常着急，见吴兆麟兄弟回家，则问近日情形若何，并云：房东马光启系在总督衙门充当巡捕，马云衙门内外防御极严。守外卫者系教练队，沿墙均凿有枪眼，要隘之处架设有机枪。守内卫者系巡防一营，乃陈得龙挑选者。如革命党效广东攻击督署，颇不容易，决〔绝〕攻不进。总督瑞澂所虑者就怕放火，倘衙门周围烧起来了，即无路可走。刻间派有马队一队在衙门周围巡查，以防放火云云。又吴兆祺秘与其弟兆麟云：今日张统制因工程第八营向来程度颇好，极为放心，所以特派工程八营防守楚王〔望〕台军械库。又虑工程营有革命党，面问执法官陈云岫（陈系工程营挑选入北京法政学堂者），工程营如何？该陈云岫云：官长中只有吴兆麟、罗子清二人系从前日知会干事，平日说话很新。该二人恐有革命

嫌疑，其余官长都不要紧。至于目兵现在若何，执法官已出工程营多年，不甚清楚，须待调查等语。吴兆祺谓：陈之说话幸系对张统制。盖因张统制平日极器重吴兆麟也，若对瑞澂、铁忠等如此说话，则危险不堪设想矣。吴兆麟云：现在外面革命风潮极大，各营都有不稳消息，而在上者不设法安抚，反疑惑这个疑惑那个，至令大家不安，人心惶恐。如此措置乖方，诚恐眼前就要愤事。正说话间，有人搞〔敲〕门。吴兆麟开门时有护兵陈润山来云：现在营内有紧要事，请队官即刻到营。吴问何事。该护兵云：有前二十九标李统带襄邻来营，请全营官长集合会议要事。吴即往营，全营官长均在管带室会议，李襄邻在坐。旋李云，今天汉口俄国租界有一革命党机关搬运炸弹已经爆烈。有一个孙武，听说是孙文的兄弟，已炸伤了。革命党人计划机关已泄，不如趁机起事，拟于今晚十二时以炮为号。闻各营内革命党不少，如到时闻有炮声，营内外革命党同时响应。此不过革命党之计划如是。张统制命我先到十五协，次到工程第八营，请各位官长各维持各队，不要听革命党煽惑，好为劝导，免冒昧从事而受珠〔诛〕戮。张统制很信任工程营的。如各位官长维持无事，将来即有嘉奖，否则即要全家俱戮。望大家官长格外小心谨慎，维持为要。但炮队第八标张统制已派有人到该标开导，好为维持。目下时已九点多钟了，我们不必多说话，我先回八镇司令部报告，请各位早为布置等语。

李襄邻走后，工程营督队官阮荣发即与各队官长计划如下：一、今晚各队由各队官挑选亲信目兵二十名，发给实弹，守卫兵棚出入口。二、各目兵从现时起均在各棚睡觉，不得出入。三、各目兵有要大小便者，须先报告该排长，照准后即徒手出入。四、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。五、各目兵不得高声说话。六、遇有要事紧急集合，必须遵从官长命令。倘有不服命令，任意集合者，即以军法治罪。以上各条规定后，各队官长传知各队目兵。

一面挑选亲信目兵二十名守卫。

是晚，革命营代表方兴携带子弹十排秘发工程各队代表，准备十二时闻有炮声即同时响应。但方兴原系工程营左队学兵，挑入测绘学堂肆〔肄〕业。是晚十时，他仍在营内左队三排兵棚待机，被人秘报督队官阮荣发。阮即通知左队官吴兆麟。吴密传方兴，嘱其迅速出营。正出营时被值日右队官黄坤荣看见，当报阮荣发。阮偕黄坤荣出营追赶，方兴抛一炸弹，声震营内，阮、黄二人回营维持。时革命代表马荣闻营外炸弹响声，以为系炮声，其势汹汹，当报告左队官吴兆麟，谓有炮声。吴云：非炮声也。我今得的消息是十二时以炮声为号，现只十时，又非炮声。你仍到兵棚休息，我自冇安排。到必要时果有炮声，你们听我的命令为妙。况夜间军事动作务要肃静，指挥方能统一，若闹杂忙乱、不服从命令，则是乌合之众，万难做事。望你到棚休息可耳。原来吴兆麟系前日知会干事，素鼓吹革命，而全营革命分子对于左队官吴兆麟、后队官罗子清极为钦服，一旦发难，必须拥护吴、罗二人出来指挥维持。其时吴与马荣说的话，马甚表悦服，惟吴之命令是从。

至十二时，革命代表任正亮左膀缠一白布，枪内装有子弹，左队三排长曹飞龙查视任正亮之举动极形危险，当报告队官吴兆麟。吴即令任正亮迅将白布撤去，在棚休息，一切事必须听官长之命，亦不要慌忙，总以从容行事为好；一面嘱排长曹飞龙严守秘密，并云：刻间情形危急，凡事之来总要忍耐，不宜先自骚扰，避免僨事。我意一切事暂持镇静，待至天明再作计议。

至夜二时，仍未闻有炮声。旋得第八镇司令部传知，谓破获数处机关，严令各协标营官长仍维持各营秩序。倘有事故发生，即以该各协标营官长是问，轻则撤差惩办，重则以军法从事云云。

十九日天明又接传知，已拿革命党多人，先将为首彭楚藩、